

张炜自选集

我的田园

长篇小说珍藏卷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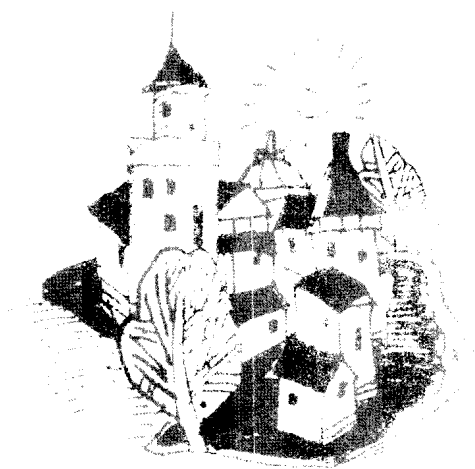
97088

张炜自选集

我的田园

长篇小说珍藏卷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炜自选集：我的田园/张炜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ISBN 7-5063-1016-3

1. 张… II. 张… III. ①文学—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2773 号

我的田园

作者：张 炜

责任编辑：水 舟

装帧设计：苏彦斌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电话：5005588 转

印刷：北京怀柔东晓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25 千

印张：14

插页：1

版次：1996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016-3/I·1005

定价：23.8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 炜 小 传

张炜，1956年11月生于山东龙口；原籍山东栖霞人。1980年发表小说，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作品获得多项文学奖，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怀念与追记》、《我的田园》、《家族》、《拍慧》等。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散文《融入野地》等，曾引起热烈反响。

1993年发表《与大学生的马拉松长谈》，主要收录与大学生的对话实录，曾引起热烈反响。

现已在国内和海外出版单行本30余部。

1984年7月起，任山东省作协会专业作家；1993年起，担任中国国际徐芾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

1991年，龙口小屋。



1981年，龙口海滨，与渔民交谈。



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

ZHONGGUOZUOJIAXIEHUI SHANDONGFENHUI

书写时就像刻记一样。

现代世界是充满了实用主义、妥协和求存的一个世界。它究竟是留留给作家（真正的作家）一个小小的空间，还是值得怀疑。但我仅凭自己微不足道的认识，想告诫自己一句的就是：在精神之域，人天生就应该是对抗世俗的。

面对自己一部受到

作者手迹

第 一 章

我在三年以前看中了这个地方。它那时远不如现在，可是它那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让我空空荡荡的。那时我只看葡萄树在向我微笑，而且笑得意味深长。

我差不多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把这儿变了个模样。接着就是我所经历的最好的一个秋天了。这个秋天是我自己的——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完完整整的一个季节。

那个秋天整个葡萄园在风中陶醉，原野上全是葡萄的香味。那样的夜晚，我安憩在园子当心的那座小茅屋中。多么好的秋天，多么好的葡萄的香味。我的梦做得好长，我睡得沉沉，打出长鼾……

不过这一切好像一晃就过去了。我睁开眼睛，再也看不到葡萄树的微笑，正像我许久没有看到城里的朋友一样——我在一天下午突然记起了这些。在这片清冷的海滨葡萄园里，我听不见喧闹，看不到真正的伙伴。过了许久我才听到斑虎在远处吠叫。有人扣响了她的猎枪——那是拐子四哥。有人在远处呼喊，那是谁？还有呵斥的声音。我听出来了，那是大老婆响铃。鸡在格格叫着。有人响亮地打着口哨。这个葡萄园不过像往常一样，正在度过它的又一个秋天。

……

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在葡萄树荫下。在下午三四点钟的这段时光里，我不知怎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快要四十岁的人了，在这个下午却突然犯了孩子一样的毛病。我心底渗出了莫名的忧伤。我觉得自己需要依恋，需要爱护和关照。甚至幻想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妈妈会迎面走过来，把手扶在我的肩头上。哪怕她一声不吭，哪怕她就这么静静地望我一眼……葡萄马上全部成熟了。第一批葡

萄就要采收。那些紫黑的颗粒真正是圆润如珠，那个酒厂工程师又要朝它们竖起拇指了……可是，这个秋天好像太长了一点，这是个迟迟走不到尽头的秋天。

一只鹰正从空中俯视我的葡萄园。它会看到什么？一片宽阔的原野，一片挺好的绿洲。它那么规整，挺茂盛的，四周是篱笆，白色的石桩葡萄架井然有序，像一排排站立的士兵。它的中间是一座古旧茅屋。茅屋四周是香椿树，是马尾松。它在荒原上显得这么孤单。那只鹰也许在心底发出了嘲笑——它嘲笑一个年轻人在自己最幸运的时候，陷入了一个古老的圈套。

如果真是一个圈套，那么设置它的又是谁？是老实巴脚的乡下人吗？我摇摇头。我焦灼难耐，记不起该埋怨什么。谁都知道小茅屋里的行李一直是那么简单。我像个匆匆过客。我甚至把背包和一些杂散用具始终规规矩矩放在一个角落里，好像随时都可以拎起来就走。我怀疑拐子四哥和他的老婆响铃、还有常到葡萄园做客的罗玲、肖潇，凭他们的精明早都看出了一些什么。奇怪的是他们什么也没有讲。

直到今天下午我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了：我在这个茅屋里生活了整整三年。这三年好像一闪而过，什么也没有留下来，甚至也没有留下我期待的某些痕迹。我当年从遥远的那座城来到这里，到处还都是新鲜和陌生，可我今天对此已无动于衷。我极力追溯这三年里的激动、我深深的爱恋。但我从头仔细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才发现了最真实的东西，那就是——无动于衷。

那棵葡萄树为什么微笑？

阳光从葡萄叶隙里零零散散飘落到身上。我迎着叶隙望去，刺眼的阳光又让我闭上双目。“三四点钟，三四点钟，下午……”我自语着，咀嚼着这一刻若有若无的领悟。

我在一棵葡萄树下放慢了步子，离它越来越近。好像我第一

次看到这棵葡萄树一样。多好的葡萄藤蔓，多么结实的藤蔓，粗壮有力，在春天和冬天被精心地修剪过，经过一个温暖的夏天，它饱含汁水；从暴起的褐色斑皮上，一根根细小的绿枝又抽出来，正沿着支架上的铁丝攀援。它的样子让我想起一种奇怪的舞蹈。一对对叶片相互眺望，流露出顽皮的神色；它们下边就是肥大的葡萄串穗，沉甸甸饱胀胀，往下坠着。不用说它们像乳房，包含了甘甜的白汁，这会儿正急着要去哺育。它们哺育谁呢？我眼前闪现出一对水灵灵的眼睛，长长的睫毛……遥远、遥远的一个人……又一个人……一个稚嫩的、纯洁的永远牵挂着我的人。是你的眼睛吗？

所有的葡萄串穗都饱胀着，向着一个方向垂挂。它们的乳汁仿佛会在一瞬间喷射出来，溅你满身满脸。我不知怎么抬起了双手——我的手在阳光下清晰起来，于是它像变戏法一样显露了粗糙。手指像芋头皮。这双手如果按在城里人的脸蛋上，他们会大声尖叫。“像砂纸一样！”我这会儿就用这“砂纸”打磨了一下自己的脸，然后把一个枯败的葡萄叶掐下来。我看到叶梗上汁水晶莹。我揩掉了水滴。

这个季节里竟然还有那么多葡萄花，它们小得像米粒一样，一串一串。它们慢慢也会鼓胀起来。当这个秋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它们将变成紫黑色的颗粒；这是一棵葡萄树所能结下的最后一批果实了，它们总有着微微的酸涩……

几年前的那个秋天宛如眼前。也许就是同一棵葡萄树，和我在这荒滩平原上结识了。那时这棵植物的精灵告诉我一些奇怪的故事。尽管我当时急匆匆出差路过，还是遏制不住要和它攀谈下去……那一次准确点儿说我是要到离葡萄园不远的那个园艺场里。老葡萄树向我诉说了自己的故事，在它的指点下，我看到了这片荒原上一棵又一棵的葡萄树在流浪。好贫穷的葡萄树。风沙

日夜抽打它们的躯体，霉烂的葡萄在支架上发出一股酸臭，成群成群的灰喜鹊扑过去叮啄。它们在度过残生。

“谁是你的主人呢？”我问。

“谁都是我的主人，谁都不是。”

“为什么？”

“因为太穷了。”

“是你太贫穷，还是你的主人太贫穷？”

“都是。我们都太穷了。”

“噢……”

我就在那时盘算起来。我是富有的吗？我如果富有，我就可以当它的主人吗？那时候我的眼前一亮，真想去抱住眼前这棵葡萄树……

不久我回到了城里。可是我心里清清楚楚，我被葡萄的精灵给俘虏了，再也不会有一刻的安宁。身边的一切都在向我暗示什么，内心深处被什么摇动了。当然，我知道这绝不仅仅是一次远足的结果。大约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摇动我的根。

我开始连夜地失眠，发出叹息。梅子看出了什么，那双眼睛在角落里注视我。我无暇顾及，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思索，沉入了自己的内心。梅子看到了什么？她只是睁大了一双善良的眼睛。

儿子小宁比母亲要聪慧。他有一次问我：“爸爸，你又要出发^①吗？”

我点点头。

“妈妈，爸爸又要出发！”

梅子没有做声。

① 即“出差”

我在家里呆不住，老想走，走；可是我的工作又需要安静，安静下来思索，安静下来阅读，安静下来沉入自己的世界。我的性格与这一切形成了多么深刻的矛盾。我知道这种不安分将会毁掉我。可我又没有办法。一坐下来就感到无比焦躁，好像远处有一只手在摇动，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要迎着它走过去，走过去。

——直到那些个夜晚我才弄明白，我原来要寻找一个葡萄的精灵。

深夜我听着梅子均匀的呼吸。她闭着眼睛。微弱的月光下，我看到了她整齐的睫毛。旁边，小宁睡着了。梅子并没有入睡。我看了一会儿，她感到了我目光的压力，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睛一如既往地明亮。

“……想走吗？”

她问得多么突然。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怎么？”

我叹了一口气：“我只是想去试一下。在这个年头里，梅子，你知道，”我挠挠头说下去，“你知道有很多人都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他们有的胆子相当大……”

梅子坐起来：“你呢？”

“我的胆子……不大。可我也算不得一个胆小鬼。我是说，我终究还像一个男人吧。”我笑了笑。

梅子转了转头。我不知道她是否在苦笑。

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又该怎样呢？在这个夜晚的微弱的月光里，一个真正的男人该决定下什么吧？我在内心深处探问……

那个夜晚之后，我打点了一下行装，就像平常出一次远差一样，向着千里之遥的那个海滨奔去了。

一块陌生的平原正开始改变着什么。那种改变既可怕又撩拨人心。好像从呢土中一下子涌出了一群贪婪而又热情的生灵，令

人惊惧。不过大多数人仍然漫不经心——村落的街道上，人稀稀落落，他们懒散地晒着太阳。就像很早以前有一个神灵做了巧妙的安排一样，在这偏远的村落里我竟然还有一个远房亲戚。他的简陋的家就是我长途跋涉的一个驿站。那天我喝了他的瓜干烈酒，语气变得越来越急促。我们在弄一个周密计划。远房亲戚告诉我，海边的葡萄园现在已经成了这里人的一个心病。没有人敢去当它的主人，因为无论怎样也没有办法服侍这块园子了。这年头葡萄像人一样娇气，爱闹各种疾患，惹火了村里人，非用锄头刨了不可……

他扳着手指，一个一个数过了这几年向葡萄园伸过手的村里人，他们差不多都蚀了本，有的还因此变卖了家产。总之，这里已经完全不适合种葡萄了。

“可离这儿不远有个园艺场，他们的葡萄长得蛮好啊。”

“那里土好哩。他们那边的土比我们好，要不当年国家能在那里建上一片园艺场？就是这理！”

我无言以对。

“再说，”远房亲戚说下去，“园艺场里葡萄树少哩。他们主要是果子树。”

他说的也是事实。我踌躇了一下问：

“如果我来侍弄这片葡萄园呢？”

他大笑：“你？你不要说侍弄它了，你就是一个来看一眼，路费也花不起呀。”

“不，我要住到葡萄园里，像这里的人一样，背上自己的猎枪，再养一条狗……”

“玩笑哩！”

亲戚一个劲儿说我玩笑哩。我不得不严肃起来。

我们后来总算进入了真正的筹划。我做了认真的设计，想实

打实地算一笔帐。

亲戚说：“在这个年头上，早没那么多规矩了。你要能出一个价码，他们说不定还会把园子卖给你哩。”

我的眼睛一亮：“可以买卖吗？”

“管他哩，”我的亲戚说，“前一段，工区里有一个工人就想买下这片园子。那怨他出的价码太少，村头不愿意哩。”

“这么说可以买卖？他是买葡萄园的种植权？还是所有权呢？”

“卖了就是卖了，什么种植、所有，庄稼人不懂哩。你买了就是，那会儿园子烂掉了也没人管；你把葡萄全毁掉也没人管。”

我拍拍脑瓜。我想起了什么。我记得土地是不可以自由买卖的……不过，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土地上，也许一切都可以做得成。感谢神灵，我将要与这个小村做一笔挺好的交易——他们会让我出多少钱呢？我心里暗暗盘算着，一声不吭了。

这个夜晚我满脑子里都是葡萄。怎么办呢？让我回到城里？回到梅子身旁？跟他们讲我蓄谋已久的一个计划吗？这也许……但同时我又怀疑起自己的权利。我自己有权决定我自己的生活吗？半夜里我询问着，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满天繁星。“我没有这个权力，”我喃喃自语——“那么谁有这个权力？是梅子？还是小宁？或许小宁有这个权力……”我想起了一天半夜里，我攥住他柔嫩的小手捏弄时的感觉：那时他正睡着，把小手弯过母亲的颈部伸过来。我无意中一动，碰到了这只软绵绵的小手。我抚摸着，捏弄着，不知怎么两眼潮湿起来。奇怪，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没什么悲哀的事么，没什么让人难过的事情么。我没有流下眼泪，但仍觉得有什么东西滴在了他小小的手掌上，就小心地给他擦拭了。这小手那么软，像棉花，可是比棉花更滑腻、比棉花更有弹性。这圆圆的小指顶、小指甲，真是完美极了。多么好的小手掌。夜色里我把它按在我长满了胡茬的脸上，亲吻着它；又把它按在我

的胸口上，让咚咚的心跳敲击着它。多么小的手掌，多好啊，多好的一只小手掌。我把它小心地从梅子头上绕过，放到了他自己身侧……我在这个星夜里突然明白，那只小小的手掌似乎有权力决定这一切——他会向他的父亲说些什么呢？他知道他的父亲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已经走过了人生的一多半路途吗？我的孩子！

那个夜晚我在院子里走了很久，抽了很多烟。我想起了学生时代，还有城里的朋友。我和那一帮年轻的朋友无数次地一起幻想，激烈地争辩……后来一部分人真的发誓顿足，到远方去了。可是弄到最后，那一次连长久的滞留都算不上，那只是一次纯粹的远足。不过经过那一次之后人们也丢掉了犹豫，对一切冲动再无异议。只要是美好的幻想、计划，随时都可以拿来实施——只不过眼下我所要决定的远比那一切要严峻得多……

那个夜晚我没有想出个结果就回到了屋子里，天亮以后我随便吃点儿东西，差不多没跟亲戚说一句话，就一个人走向了街头。我向人打听村头儿的名字。他们问：“你是找老驼吗？”

“对，我找老驼同志。”

“‘同志’？”那个老乡很奇怪地笑，用手往一边指了指。

一所比较体面的房子门虚掩着。我敲了敲，里面有了应声。一个慈祥的老人迎了我。他大约有五十多岁，非常温和。我介绍了自己，他连连点头：

“知道了知道了，你不就是谁家的亲戚吗？那个城里人？”

“是。”

他开始倒茶。我谢了他。他让我到暖烘烘的炕上去坐。在这海边的村子里，除了炎热的夏天之外，所有时间里都有一个暖烘烘的大炕卧坐，这真是人生一大乐趣。我抚摸着热乎乎的炕席子，用手在席子的纹路上划拉着。我说：

“我想跟您商量商量葡萄园的事情。”

老头眼里闪过了一丝什么。

我这会儿才觉得他比我刚刚感觉到的那个人要精明得多。

“我想包下那片葡萄园。”

老驼看了看破烂的屋顶，摇摇头。

“怎么？”

“承包是村里人的事情。”

“我也同样可以和你们签订合同。你们同样可以得到应有的收入……”

老驼把眼睛瞪了，奇怪地看着自己的两个拇指，嗯嗯几声，说：

“包下么，不如另一个方法痛快哩。”

我屏住呼吸。

“你把它买去算啦！你是个有钱的主儿，村里人也不懵你，不会让你吃大亏。你买走它，死掉烂掉都由你去，俺也不去一次一次麻烦你。”

“可是土地……不准买卖。”

“我们准，”老头说，“我们自己说了算，你买它去就是了。只要我老驼按了手印，神仙也治不了。有人以前跟我商量过，没成。”

我满脸的惶惑，可是只有我心里知道自己这时候隐藏了多么大的欣喜。我从此将有一片自己的葡萄园，这是实实在在的一片土地。一个昂扬的声音在我心底爆响，我觉得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在等待着我。我有了一片土地了。不过我那时故作平静，只问：

“你准备卖多少钱呢？”

“以前我们几个作主的商量过，两万五怎么样？”

我的心扑扑地跳起来。这个巨大的数字吓了我一跳。我没有这么多钱，我想一辈子也不会有这么多钱了。

老驼说：“告诉你一个底细，这片葡萄园十来年没有收了。可是以前它在兴旺时候，一次就收入过一万哩！”

这又是一个大数，我的心又扑扑跳了几下。

我当然不是一个吝啬鬼，我从来就没有过多地考虑到钱。可当我真的与人讨论钱的问题，却又变得小心翼翼了。钱虽然并不可爱，不过有时候它能毁掉也能赐予我一份挺好的东西，比如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眼下我可不能由于一时的冲动而失去了什么。如果从此失去了一份心灵的安宁，那我将后悔一生。我没有做声。我不自觉地咬住了嘴唇。

“两万五，再也不能少了，这是最低价码了。如果再少，几年以后村里人会把我吃了。”

老驼说到这里，用手按了按发黄的胡子。

我觉得他说的是真话。我实在认为：要买走一片土地，两万五的确不能算多。因为我可以临时筹集这个大数，而买到的却是永久的权利。试想我们如果在这偏远的海滨村落里偷偷制定一个契约，那么它即便不大合法也会是最权威的一份文件。我极有可能默默地不动声色地在这里度过一年又一年。我会在这片园子里投入劳动，也会在这里做成一点梦寐以求的事情。我可不想做一个旧式庄园主，我没有那样的野心。我只想经营一片挺好的我自己的园子。我要说服梅子，带上我们的小宁来这里过起日子。我会辞去我的公职——也许仅仅是停止我的公职。反正这是一次由来已久的、小心翼翼和徘徊不前的尝试。这种尝试的意义不仅仅属于我自己。我觉得我在替很多城里朋友趟路。我有很多朋友，大家年龄相仿，从事着大体相近的工作。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一份不甜不酸的小日子。也许这次我真的要先走一步了。

我最后对老驼说：“你让我再想一想，你们也想一想。你看怎么样？”

“怎么不行？这是件大事哩，怎么不行呢？”

我从老驼家出来，直接向着村落以北的那片荒凉走去。

春天的沙土旋成一个又一个的小丘，凡是有草的地方，凡是生长了丛林的地方，沙丘都堆起老高。这儿地处东部半岛的边缘，属于滨海平原。几百年前，我脚踏的这一片还是封闭的泻湖。眼下，那像小山一样的远远近近的隆起，就是最古老的沙丘链了。满地都是刚刚泛青的百蕊草、结缕草、还有死去的风轮菜、茛苕，……旱柳和枫杨长得特别短小，桤栎只长成了灌木棵。一两只麻雀蹲在枯枝上叫着。我爬过几道沙坡，这才看到了葡萄园。它的四周还留有残破的篱笆，篱笆根上围满了沙土，所以就像挡了矮矮的沙墙。园子当心的茅屋已经破败不堪，不过在我眼里它还算挺好的四间茅屋呢。大片大片的葡萄树都死去了，很多葡萄树好久没有修剪。一个冬天的风雪还没有吹掉架子上干结的葡萄串穗。这是一些自生自灭的葡萄树，它们遭到了主人的遗弃。这片葡萄园的规模还可以，如果它们真的成了我的葡萄园，那我也许就是一个挺好的主人。我相信自己，我会让这些植物感到幸福，让它们过上挺好的生活。如果这样，彼此就会相处得很好。

夜晚老驼家里点起了蜡烛，很多人围过来。我的远房亲戚也来了。从这天下午开始，这个家就一直是热热闹闹的，连村里的长辈老经叔也来了。屋子里满是酒肉的气味。很多人都知道了这里正在做一件不平凡的大事：俺村子要与一个怪人签订一份契约了。契约是由老驼找一个最老的小学教师拟定的。在我听来，它的措词古气拗口，以至于因为极其文雅而变得难以理解；但大致的情形还是能够说得清的。那契约上主要说明某年某月、因何原因、这片园子要交到何人手里、证明人是谁、做约人是谁，等等。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契约在描述葡萄园四边的标界之后用了这样的四个字：四至分明。这是多么规范多么简洁的字眼啊。我立即想起了那片方方的葡萄园，心里美滋滋的。

老驼身边的人一边咳嗽一边喝水，提高声音念那份契约。念